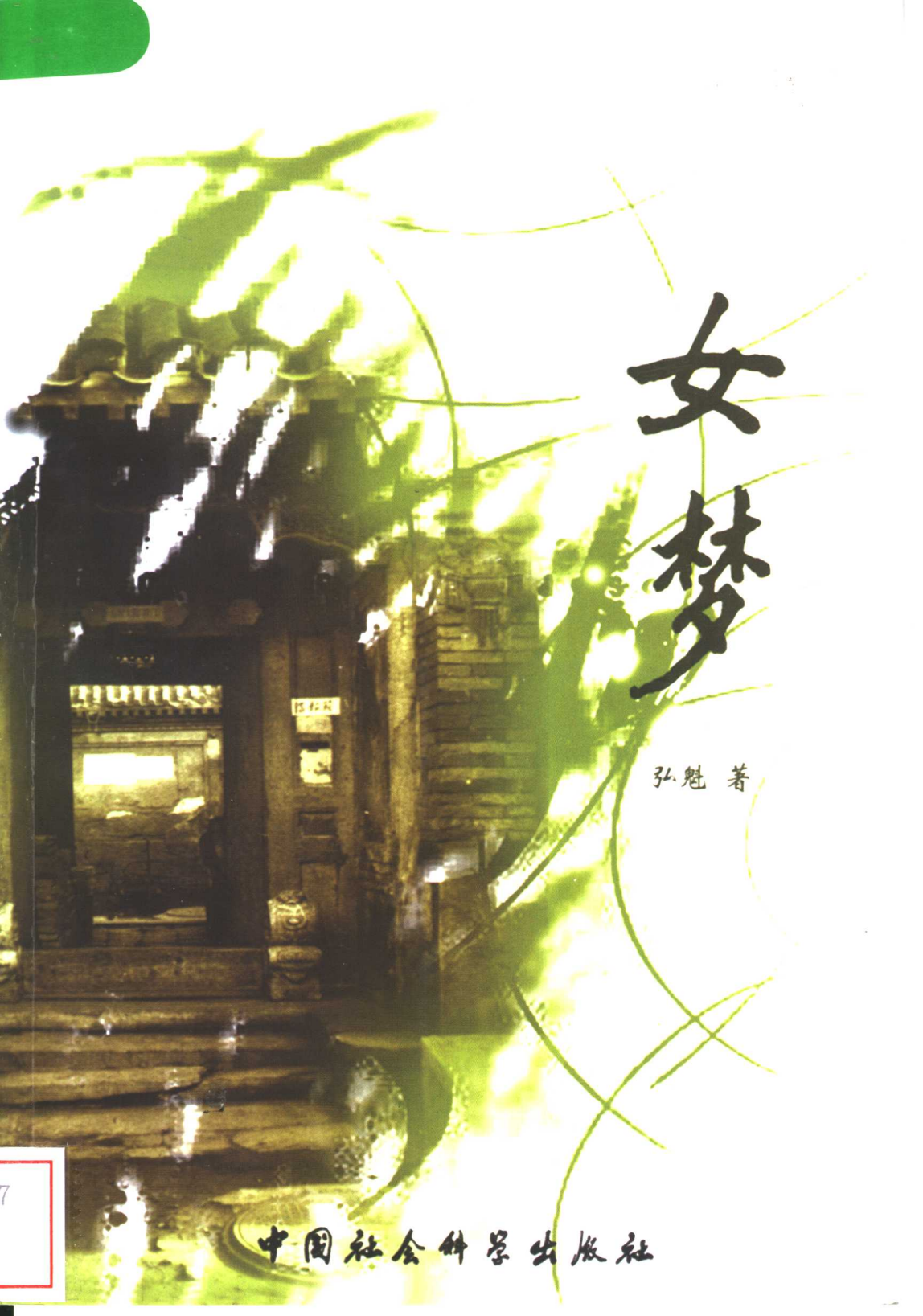




女梦

弘魁 著

7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I247.57
H389

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



* 2 0 9 5 0 3 1 8 9 *

I247.57

H389



女梦

弘魁 著



950318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女梦/弘魁著. —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2004. 1
ISBN 7-5004-4315-3

I. 女… II. 弘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20861 号

责任编辑 郭晓鸿
责任校对 李小冰
封面设计 赵 馨
版式设计 戴 宽

出版发行 **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**

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

邮 编 100720

电 话 010—84029453

传 真 010—84017153

网 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盛华印刷厂

装 订 海东装订厂

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1.5

插 页 2

字 数 300 千字

印 数 1-7000 册

定 价 18.00 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- 一 婚事风波 1
 老姐比母，包办弟弟的婚姻……那丫
 头办了丢人现眼的事……无论如何，四百
 大洋不能白瞎了……
- 二 喜结良缘 26
 哪有男人管媳妇叫姐的……往后少搭
 理他，不是什么好鸟……当场枪崩了仨，
 还抓了一大群……
- 三 白丝帕 63
 没想到这个小白脸是中统特务……这
 娘儿们真难斗……把他抓起来，那个小媳
 妇就是我的了……
- 四 都是美貌惹的事 97
 这两口子面挺善，不像歹毒人……
 贱货！看我不收拾你的……说不定跑台湾
 去了，没准儿是反革命……
- 五 小警察的心思 134
 人家死了人，她跟着裹的什么乱……
 一个警察，青天白日躺到人家床上，叫什
 么事呀……小王在所里早把柳逢春的情况
 摸清楚了……
- 六 亲不亲，阶级分 167



目

录

让人家抄走，后悔来不及啦……一股子畜生味，窜鼻子……十分聪明用七分，剩下三分给儿孙……

七 三个女人一台戏 204

竟敢光天化日高呼反革命口号……坑人哪！这缺德的东西……这个臭娘儿们，可是不好惹……

八 机关算尽太聪明 238

贺家祺真阴损，心眼子忒多……你觉得有意思就有意思……老念叨死人，深更半夜的，怪吓人……

九 多情反被无情恼 266

你要听劝，儿子都有三个了……难道就这么过一辈子？冤不冤……刚死一个还得再走一个……

十 三喜临门 300

团伙强奸幼女，他是随从……大门“咣当”一响，二姑父回来了……两口分别四十年，终于团圆了……

女

十一 梦想成真 333

梦

活到老也是一张巧嘴专会哄人……你这不成了资本家了吗……这叫什么事儿呀？天下少有……

后记 363



一 婚事风波

一九四七年的春天，北平城南米市胡同里头，在康有为故居南边一百米的路东有个小院儿，这家主人姓贺。早先贺家虽不是什么殷实人家，倒也不愁吃喝，在骡马市开着一家杂货铺，铺面不大货很齐全。小到针头线脑儿，大到布匹鞋帽，反正一般平常人家日常用得着的东西，店里几乎都有，还使唤着一个远房侄子当伙计。后来，掌柜的两口子不到五十岁先后脚全死了，打发走了伙计，杂货铺就关张了。家中只剩下姐弟二人，姐姐比弟弟大十八岁，本来已经嫁给了在果子巷卖鲜货的徐家老二，不想结婚不到一年丈夫又病死了，婆家家产不多哥们儿多，养着个寡妇也是累赘，何况下边还有三个小叔子没成家，公公婆婆加上大伯子两口子，连哄带吓唬地给了几个钱，便把她送回了娘家，爱嫁谁嫁谁，从此两不相干。娘家的小弟弟贺家祺才四五岁，也正离不开人，徐贺氏想也不想，横下一条心，这辈子不再嫁人，把店铺盘给别人，在魏染胡同买了个小四合院，靠吃房租养活弟弟。日子虽不很宽裕，倒也吃穿不愁，所以也没有打发走弟弟的奶母王嫂。



贺家的小院临街，有北房三间，东房两间，南房三间，没有西房。地方有限四四方方，原是人家的空地，盖不成四合院。倒是因为宅基四方，北房和南房的分间当初盖得就有些宽，堂屋一丈二，套间一丈一，入身却只有九尺，这就显得屋里很豁亮，冬天的时候太阳能晒到北房的后墙上。北房西套间里住的是贺家祺，东套间住着贺家祺的姐姐徐贺氏。两间东房很小，分间九尺，进深只有八尺，夏天跟蒸笼似的，没法儿住人，一直当做厨房。三间南房隔成两明一暗，外边是贺家祺的书房，东套间里住着佣人王嫂。日月穿梭，说这话的时候，徐贺氏回到娘家已经十五年了，弟弟也长大成人了，这期间的辛苦自不必说，王嫂都看在眼里。好在贺家祺生性忠厚老实，新近订的亲，老丈人给找了个薪水不错的事由，徐贺氏挺心满意足的。



这天早晨，天已经大亮了。在北房的堂屋里，刻花的榆木大漆条几前面，是一张花梨木八仙桌和一对太师椅。条几中间摆着一座东洋座钟，那还是小日本儿投降时候，徐贺氏从打鼓的手里花一块钱买的。日本鬼子不是好东西，这座钟倒是蛮好使唤，从来也不闹毛病，走时忒准，打点的声音浑厚响亮，“当当”地很好听。座钟两边是一对凤凰牡丹蓝花胆瓶，靠条几西头供着观音菩萨的神龛，东头放着两个竹皮暖壶，八仙桌上有一套细瓷的茶壶茶碗。

伴随着座钟滴滴答答的均匀和寂静，徐贺氏坐在八仙桌旁的太师椅上垂着眼皮，捻着蜡黄的菩提籽串珠默默地念经，这是她每天每必修的功课。她认为之所以这些年，又闹日本又闹八路，外边打得乱七八糟，家里却平平安安，都亏了观音菩萨保佑。座

钟吱吱啦啦响了一会儿，好像很不情愿似的，“当”地一声，打了个半点，徐贺氏抬起眼皮瞥了一眼，七点半。

随着座钟打点的声音，贺家祺从西套间里走出来。只见他生得眉清目秀，细皮白肉，鹅蛋脸，尖下巴，若不是鼻头儿稍嫌大一点儿，长得倒像个十分俊俏的大姑娘。他身穿藏青色毛哔叽中山装，脚下一双黑皮鞋，分头梳得很整齐。贺家祺看了座钟一眼，一边把羊毛围巾围在脖子上，一边对姐姐说：“姐，我走了。回头公司有应酬，晌午饭得在外头吃。估摸着，晚上回来也迟点儿。”

“噢，”徐贺氏并没有抬眼皮，只说了一句，“早一点儿都不起。”然后叫了一声王嫂。

王嫂应声走进来，用围裙擦着一双湿手问：“有事儿吗？姑奶奶。”

“上厨房里找张油纸，给他包两块点心，道上带着。”

王嫂答应一声转身要走。贺家祺却说不用了，说他昨儿晚上吃得多，到现在还一点儿都不饿呢。王嫂拿不定主意，看着徐贺氏，等着她发话。

“我说让你带上，你就带上。王嫂去拿去。既然公司里有应酬，你又是新手儿，还不得忙得脚丫子朝天，坐到饭桌上吃饭，且轮不着你呢！掖上两块点心，抽冷子垫补垫补，省得饿出毛病来。”徐贺氏看了弟弟一眼，不容争辩地说。老姐比母，徐贺氏对弟弟说话从来都像下圣旨似的。

姐姐这么固执，贺家祺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，“唉，真是的。我都这么大了，您还老拿我当个小孩子，连吃不吃早点这么点儿小事儿，我都做不了自个





女
梦

儿的主，您可也真是的。”贺家祺有点儿不耐烦，这话又不敢大声说，只能皱着眉头小声嘀咕。

“哼，大了。是呀，人长大了，就不听姐的话了。”徐贺氏的嗓门儿不由得提高了，望着一表人才的弟弟，想起定亲的事儿他就不大顺从，心里便有些不痛快。他懂什么？有个硬靠老丈人，比亲爹还强呢！为了攀这门子亲，把魏染胡同的房子都卖了，往后是吃不成房租了。可话又说回来，要不是攀了这门亲，能有这个好事由吗？一个半大小子，嘴上还没毛儿呢，一个月就关好几袋洋面的饷，这年头儿，这么好的事由儿上哪儿找去？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！觉着自个儿怪不赖呆的，你当你是谁呀？可是转念一想，唉，还是古语说的好：儿大不由娘。何况自己是个姐姐？到底人大心大，往后娶下兄弟媳妇，还不知道怎么着呢！想到这里，徐贺氏心里便酸楚得难受，于是说：“咱爹妈死得早，姐姐我一手把你拉扯大。按理说，嫁出去的闺女，泼出去的水，贺家的事原本就没有我说话的份儿。如今你能饷钱了，你做事的这个公司，也不知道为什么生意这么好，别人挣个大钱难着哪，你倒月月关得出饷来。能挣钱，腰杆儿自然就硬了，我说话还顶个屁！哼，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……”说着鼻尖儿一酸，掏出手绢抹起眼泪来。徐贺氏和弟弟长得有点儿像，柳叶眉，杏核眼，肉皮儿又白，是个挺俊俏的女人。只是鼻子旁边有颗黑痣，因为在眼泪的必经之路上，俗话称之为泪瘡，是不太吉利的。徐贺氏也曾用过鸭蛋粉呀，醋调生石灰呀，点过多少回，可就是除不掉，索性随它去了。反正男人已经死了，自己也守了寡，还能苦到哪儿去呀？

“啧，唉。姐，你看你。人家说什么啦？一句话

就招出你这么些话来。算了算了，我拿上还不行吗？”贺家祺就怕姐姐哭天抹泪，连忙冲王嫂摆摆手，王嫂出去了。贺家祺赶紧掏出手绢走到姐姐身边，陪着笑脸弯下腰来替姐姐擦眼泪。姐姐守寡把自己拉扯大，实在不容易，贺家祺不忍心让姐姐伤心。徐贺氏推开弟弟的手，赌气地说：“你少跟我来这个。人大了心也大了，动不动就招我生气，说什么也得快点儿给你把亲事办了。等娶下媳妇，让我管我都不管。我怎么那么瞎掰呀？”一听姐姐说这话，贺家祺再也不敢说什么，虽然面露难色，却不做声了。

王嫂拿着点心包走进来，贺家祺接到手中发愁地说了一句：“这油渍脂麻花的，往哪儿装呀？”

“用手绢包上不就结啦！”徐贺氏瞪了弟弟一眼。反正不是瞪眼就是哭，这是徐贺氏管教贺家祺的两样法宝，从小到大，什么时候使都灵。贺家祺只好用手绢包好，揣在兜里，然后说了一声：“姐，那我就走了啊。”推开屋门上班去了。

王嫂关上大门，进屋往脸盆里倒了点儿热水，拧了个手巾把儿，递给徐贺氏，和声细语地解劝道：“姑奶奶，您也真是的，自个儿身子骨儿又不好，为这么点儿事也犯的上着急难受？要说呢，您这是老姐比母，从小带这么大不容易。可咱们少爷哪一样不好哇？现如今这年头儿，别说是姐姐的话听不进去，就是爹妈说话一梗脖儿的，您当还少哇？要说咱们少爷，还真是没叫您着过大急。远的不说，就拿这门子亲事说吧。少爷心里有谁，我知道，就是您心里也未必不清楚。可是您硬是坚持算卦先生的理儿，说少爷是火命，非得娶林家大小姐，少爷不是也依了您，答应了吗？要说这可是终身大事，这年头儿，为这事



违抗父母的多着呢，一点儿都不稀罕。说破了大天，您也不过是个姐姐，这事儿少爷都依您，您说您还有什么不知足的？”王嫂的脸略微有点儿扁，蒜头鼻子单眼皮，一笑起来眼睛就眯成了一道缝。

“我多咱不知足啦？”自个儿带大的弟弟，脾气秉性自个儿清楚，徐贺氏其实并不是当真生气。听了王嫂的话，她欣慰地摇摇头，长出了一口气，忽然想起了什么，连忙说：“唤，你看，糊涂了不是？他用手绢儿包了点心，这下没有手绢儿使啦。你快点儿出去，看看还喊得上他吗？”王嫂连忙转身跑了出去，徐贺氏也放下佛珠立起身来，不放心地望着窗外。

过了一会儿，王嫂走回来泄气地说：“早不见影儿啦。年轻小伙子，大脚巴丫子一甩，说不定这会儿早到校场口啦，上哪儿追去？”

徐贺氏遗憾地拍拍双手说：“他这个人干净成癖，那油渍麻花的手绢，他是绝对不会用的。今儿可倒好，闹的身上没手绢使了。你说我也是，一阵儿一阵儿地净犯糊涂，还没七老八十呢，怎么就这么不中用了。”说完不安地在屋里走来走去，虽然不是什么大事，她在椅子上也坐不住了。

王嫂看她那样子，笑了一声说：“您这样儿的姐姐呀，也真是世上少有。这么着吧，炉子我封好了，趁这会儿没什么事，我上菜市口看看，买趟菜去。”

“去吧。”徐贺氏说完，又坐在太师椅上拿起了佛珠。这会儿她寻思的是弟弟的亲事，捻佛珠只不过是习惯而已。这门子亲事，光下定就花了四百大洋，娶亲还不知道得用多少呢？林家虽然有钱，这头儿也不能太不像话呀。要不是林家老爷子相中了家祺，这门亲事确实有点儿高攀，也难怪家祺不乐意。



女

梦

看来，娶亲还得塌点儿饥荒，要不一来忒寒碜，二来也怕往后家祺在媳妇手里落下话把儿。可是跟谁去借钱呢？徐贺氏陷入了沉思，一时半会儿还真想不出来。

王嫂到东屋提个篮子出了大门，奔菜市口买菜去了。转了一圈，王嫂买了一捆菠菜和一小把儿韭菜，然后离了菜市场，因为她还想买点绿豆芽，打算从南横街绕回去。王嫂刚走进烂漫胡同北口，就看见道东边不远处的林家大门口，墙根儿冒着一缕青烟，来到跟前一看，是一个绣花枕头在燃烧着，对面墙根儿立着三三两两的邻居，邻居们都冲林家指指点点，嘀嘀咕咕，过往的行人也有驻足观看的。王嫂觉得很奇怪，于是提着菜篮子，也凑到跟前向林家院里张望。只见人进人出，虽然乱哄哄的，却听不见有人哭。忽然，一群人抬着一口白茬儿棺材由里往外走，围观的众人连忙闪开身，棺材放到马车上，一刻不停，吆喝着奔广安门外走了。王嫂不知道是什么人死了，心里挺纳闷，忙向身边一位老太太打听，那老太太附在王嫂耳朵边，小声说了几句话，王嫂听了立刻变了脸色，扭头就往回跑。

徐贺氏正坐在屋里捻佛珠，大门忽地被撞开，王嫂抱着菜篮子惊惶失措地跑进来。一进北屋，放下菜篮子就呼哧呼哧地喘气，连话也说不上来，吓了徐贺氏一跳，瞪着眼珠子莫名其妙地望着王嫂：“干嘛呀这是，吓人呼啦的。”

“哎呀！姑奶奶，不好啦……林家大小姐没啦！”

“怎么说？”因为听说姓林，徐贺氏赶紧问了一句。

王嫂气喘匀了，又认真地重复了一遍：“林家大



小姐没啦！”

“哪个林家？”徐贺氏立刻放下佛珠立起身，虽然已经想到了，还是不由自主地问了一句，这事情实在是太突然了。

王嫂双手连连拍着巴掌说：“哎哟，我的姑奶奶！还有哪个林家呀？当然是跟咱们少爷定亲的林家！别的姓林的碍着咱们什么相干呀？”

“哎哟！你说这是怎么话儿说的？前儿不是听你说还好好好的吗？还坐洋车打菜市口过呢，这才几天呀？就把个人没啦？啊？倒是因为什么呀？你打听了吗？”徐贺氏瞪着眼睛惊讶地问。

王嫂愣了一下，出去先把大门关了，然后回来对徐贺氏说：“咳，我也豁出去了。反正没过门子，人也死啦。”王嫂走近一些，压低嗓门说：“我听门口儿的街坊说，那丫头办了丢人现眼的事儿啦。她爹就骂了她一顿，手指头都没碰她一下。嘿！您猜怎么着？她就这么大气性，回到自个儿屋里就上吊啦。气得她爹妈没法儿，棺材都没漆就打发啦。您说说，有这样儿的吗？”王嫂拍了一下巴掌，摊开双手，瞪大双眼看着徐贺氏。话虽这么说，但是她心里却有些高兴，她不待见林家小姐，嫌她爱摆谱儿，将来过了门子肯定难伺候。

徐贺氏又问了一句：“你打听清楚啦，没弄错吧？啊？”毕竟没有接到林家的准信儿，徐贺氏仍然有点儿半信半疑，她不太愿意相信这是事实，自己怎么这么没眼力，给弟弟定了一个这么不守本分的媳妇呢？

“哎哟，我的姑奶奶！这事儿是能胡说的吗？况且跟咱们又是亲家！”这回王嫂嗓门儿高了，反正独门独院，大门一关倒也不怕谁听见。



得，这回是板上钉钉了。“哎哟，老天爷！这可怎么好？”徐贺氏一屁股坐下来，愣了好一会儿，才发愁地说：“谁能想得到会出这个事儿呀？你说彩礼都过了，他们家要是不给退，咱也惹不起，这可怎么办？四百块大洋呀！这不是鸡飞蛋打吗？你看这事儿闹的！唉，可愁死我了。”事情来得太突然，徐贺氏一筹莫展了。

“其实叫我说呀，”王嫂凑到徐贺氏跟前说，“您也不用愁，这倒遂了咱们少爷的心愿了。压根儿这门子亲事，少爷就不乐意。依我说，不如干脆成全了少爷和柳姑娘。彩礼嘛，按理说他林家应该给咱退回来，又不是咱们捣乱，这是他们家出了麻烦，出了这种丑事，难道他还愿意张扬？话说咱是惹不起他，毕竟他一不占理儿，二不占面儿。就是退一万步说，他家要是不给退，咱就自当这个媳妇是咱发送的！您说，咱娶个好媳妇比什么不强？我就看不惯林家那丫头，瞧瞧她那疯疯癫癫的张狂样儿！人家柳家二姑娘，那是多么稳重，多么似称，说出话来，那叫一个好听！少爷要是娶了她，那才真正是天生的一对儿呢！也是我们下人的福分。”对于贺家祺的婚事，王嫂也不赞成，但是一直轮不着她说话，今天可让她逮着了机会，于是就发表了一通自己的见解。

“既是林家丫头那么疯，那么不好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魏染胡同的房子总共才卖了八百，彩礼要是退不回来，就丢了一半儿，真是心疼死我啦！”挑家过日子哪儿那么容易？林家有钱有势，原想卖了房子给兄弟换一个前程，找一个靠山，没想到靠山山倒，靠水水干。徐贺氏的脑子一时乱了，不由得嗔怪起王嫂来了。





女
梦

“哎哟喂！姑奶奶，瞧您这话儿说的！亲事是您老人家定下的，连少爷都不敢吱声。我们是根儿葱呀，还是头蒜呀？我说话？轮得着吗？”王嫂扭过脖子去撇撇嘴，在这个门里待了二十年，一来奶大了贺家祺，二来也熟知徐贺氏的脾气，所以王嫂跟徐贺氏说话也不那么拘谨，有什么说什么。

听王嫂说这话，徐贺氏只好说：“算了吧，我又不是责怪你。倒是家祺这个事由儿，是林家给找的，眼下找个事由儿也不易，自当是送了礼吧。跑了半天你也怪累的，坐下歇会儿喝口水。”事情已然到了这一步，还有什么办法，只好走着瞧吧。如果林家给退，就算白捡；不给退也得再想办法，从长计议。看见王嫂一脑门子汗珠，徐贺氏心里有些不落忍，便将自己的茶碗推了过去。

“您喝吧，我不渴。”王嫂没有坐，她不是赌气，只是看时候不早了，便提起菜篮子一边往外走一边说：“原本还说打南横街回来，再捎上一斤绿豆芽，一打岔，也让我给忘了。昨儿少爷就说我弄的春卷好吃，让我再做。待会儿吃了晌午饭，我再瞅瞅去，看看还有绿豆芽不。”说着转身上厨房做饭去了。

徐贺氏没说什么，两眼直瞪瞪地望着窗外想心事。她在想怎样跟林家说，才能既不得罪他们，又把钱要回来。眼下人家可正心烦着呢，要不过几天再说？想一想，王嫂说的倒是也有道理，出了这事儿，估摸林家不愿意声张，能把彩礼退回来。要是万一……什么事儿没有万一？万一林家不肯退，那……徐贺氏考虑半天，最后决定，也不能就此拉倒，还得再托媒人去说说，无论如何这四百大洋不能白瞎了。这是什么年头儿呀？豁出去得罪了他，大

不了家祺的事由没了，也得把钱要回来。可是这年头儿，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由儿去呀？一边是白花的四百大洋，一边是月月关饷的好事由儿，徐贺氏真是有点儿左右为难了。思来想去，闹得晌午饭没吃几口，连晌午觉也没睡成。

后晌王嫂跑了一趟南横街，买回来一斤绿豆芽，然后坐在院子里择菠菜，准备晚上给家祺做春卷。就在这时候，大门被推开一道缝儿，有个三十岁出头的女人，猫着腰往里边张望，却不敢进来。王嫂抬头看见了，是对门的张二嫂，就打了一声招呼：“张二嫂呀，进来吧，瞅什么呢？”

张二嫂略有些犹豫，轻手轻脚猫着腰走进来，回身轻轻把门闭了，然后小声问王嫂：“王嫂，您择菜哪。姑奶奶这会儿是不是还歇着呢？”

“哟，瞧你说的，都多晚儿啦，还歇着？”王嫂说着立起身朝北屋里张望了一眼，然后坐下继续择菜，一边择一边小声说：“又给我们少爷吊皮袍子呢。唉，这人哪，都是该着的，不认命不行。我们少爷命不好，四五岁上老爷太太前后脚都没了，总算还有个姐姐心疼呀。可我们姑奶奶这命就更不济啦！嫁个病秧子男人，说是冲喜，还不是缺德！明摆着那人就不行啦，哼，才过门子没几天，姑爷就嘎嘣儿踹腿儿了。徐家还说我们姑奶奶命硬克夫，把我们姑奶奶轰回家来。哼，还不是生怕赔受他们家的财产！老爷没了，少爷又小，这不明摆着欺负贺家没人？姑奶奶连气带闷，落下一身的病。您说这徐家损不损呀！”

“唉，真是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”张二嫂没敢往北屋里看，蹲下身来帮王嫂择菜。看样子是有什么



事，但是没好意思说出来。

王嫂瞟了张二嫂一眼，心里明白，却装做什么都不知道，好像很随便地问了一句：“你今儿怎么有空儿，上我们家串门儿来啦？”

“唉，哪还有心思串门儿呀？”张二嫂咧嘴角笑了一下，话里带着哭音儿，那一嘴的板儿牙也露出来了。

“你婆婆的病，这些日子见好不？我净瞎忙，也没顾上过去瞅瞅。”王嫂试探着问：“嗯，该不是手头儿又紧了吧？没咒儿了你就吭声。”王嫂认为长着这种板儿牙的女人是穷相，不太高兴搭理她，可是主家不愿意得罪邻居，王嫂也只得应付一番，心里却不怎么喜欢她。

张二嫂没言声儿，只点点头，眼泪却已经掉在了衣襟上。

果然如此，王嫂望望北屋，这件事情她想自己挡下，眼下姑奶奶正心烦呢，她不愿意再给徐贺氏添堵。想来想去没有别的办法，看样子不借给她也不行，王嫂犹豫了一下，起身进了南屋，过了一会儿走出来，塞到张二嫂手里一卷儿钱，小声说：“这是三万块，多了我也没有，先买点儿杂和面儿，凑合着过吧。”王嫂知道徐贺氏从来不得罪邻居，但她不愿意让张二嫂这时候进屋，就把自己的钱先拿出来了。

不料张二嫂一个劲地推让：“王嫂，您的情我领了，您的钱我可不能拿。说起来您也不易。热得乎的扔下家，出来当老妈子，不也是万不得已吗？这年头儿挣个大钱多难哪！我怎么忍心使您的钱？不瞒您说，我今儿过来是想跟姑奶奶借点儿钱，您帮我递个话儿就行。怎么说，瘦死的骆驼也比马大。再一

